

被遺棄的人



著 克倍坦斯

譯 塞 羅

社 版 出 海 雲

834.8
9P31

羅斯坦倍克著
塞譯

被遺棄的人³

雲海出版社印行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
傍晚在人民

被遺棄的人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著者 丁 · 斯坦倍克

譯者 羅塞

發行者 雲海出版社

上海 楊樹浦路一八五—一弄四九號市區辦事處
北四川路北仁智里六六二號

中華民國卅五年一月初版(滬)

每册定價國幣 元

前言

這是但尼，但尼的朋友，但尼的屋子的故事，這是一個這三者怎麼結合爲一體的事，所以，在小壩假如你說但尼的屋子，你的意思並不是指一所木板加上白粉的建築。不，當你說到但尼的屋子時，你明白是指着一羣人，從他們，帶來了幸福，歡笑與仁愛，並且，在末了，還有一種神祕的悲哀。因爲但尼的屋子並不是不像那「圓桌」(註一)同時但尼的朋友也不是不像它的騎士。並且，這是它們怎麼開始，怎麼昌盛起來，與變成了一個美麗的，聰明的集團的故事。這故事也包含着但尼的朋友們的冒險，包含着他們所做的善良的事物，包含着他們的思想與他們的努力。在末了，這故事敘述了這魔力怎麼樣消逝，與這一集團怎麼的瓦解。

在蒙特里，那在加利福利亞海邊的古老的城市，這些事是大家所熟知的，並且他們常重覆的說着，有時是用心的談着。把這一切寫下來是很好的，因爲在將來的那些學者

1
(註一)「圓桌」(Round Table)是英國最早的傳奇，全名爲「King Arthur & The Round

Table」(亞肅王與圓桌)，係敘述亞肅王同他的武士的事跡。

知道這種史詩，也許不會說像他們說亞肅（註二）說羅蘭（註三）說羅賓漢（註四）的那樣的說——「沒有但尼，也沒有但尼的朋友，更沒有任何屋子。但尼是自然的神，他的朋友是風，天，太陽的本來的象徵。」這段歷史是準備永遠佔有着從那些尖刻的學者的嘴唇上所吐出來的譏笑。

蒙特里是在一座小山的斜坡上，她下面是一個藍色的海灣，後面是一座高大而濃密的松樹林。這城的較低一部份，是住着些以捕魚同做罐頭魚爲業的美國人同意大利人。但在山上，那爲城池與樹林所共佔了的地方，那街道沒有鋪過柏油與角落裏沒有燈光的地方，那蒙特里的舊有的居民是像古英國人之在瓦爾斯一樣的排列着。這些都是派散諾

（註一）亞肅（Arthur）即亞肅王，見前註。

（註三）羅蘭（Roland）是中世紀法國北部所流傳的敘事長詩「羅蘭之歌」（Chanson de Roland）中的主角，這長詩是以頌揚騎士的勇敢，理想同對於帝王的忠誠，以及爲神服役，及高度發展的義務與名譽的情感。

（註四）羅賓漢（Robin Hood）是獅心王李却（Richard Coeur de Lion）的武士，故事見「獅心王李却奇遇記」（The Adventure of Richard Coeur de Lion）與「羅賓漢」（Robin Hood）等書中。

人。

他們是生活在陳舊的木板屋子裏，活動在雜草叢生的院子裏，並且松樹由森林伸延了過來包着他們的屋子。派散諾人沒有商業精神，沒有美國人的錯綜複雜的企業制度，並且，沒有能偷竊，壓窄與抵押的東西，他們的制度毫沒有危害他們自己。

什麼是一個派散諾人（註五）呢？他是一個西班牙，印地安，墨西哥與混着高加索人的血統的混血兒。他的祖先已經在加利福利亞住了一兩百年了。他說着帶有一種派散諾人的重音的英語，與帶有同樣重音的西班牙語。當懷疑到他的族類時，他激忿的斷言是純西班牙血統，並且慢慢的捲起他的袖子，顯露出他的接近於白色的手臂來。他的膚色，是彷彿一個純褐色的海泡石的煙斗，他認為這是太陽晒成的。他是一個派散諾人，他住在山上在蒙特里的城市上邊，叫做小壩（雖然它一點也不平）的鄉鎮裏。

但尼便是一個派散諾人，他生長在小壩，並且每一個人都喜歡他，但他却沒有比一般小壩的叫囂的孩子特出些。他在這壩子裏，在血統或是屬性上幾乎是屬於每一個人的。他的祖父是一個自尊的人，他在小壩有兩所小屋子，並且他對這財產很重視。假如成年了的但尼要睡在森林裏，在牧場上工作，去從一個可惡的世界裏索取他的食物同酒，

（註五）派散諾人 Paisano 多居住在美國西部加利福利亞州，在美國是最被看不起的一種人。

這並不是因爲他沒有有感化力的親人的關係。但尼是矮小，黝黑而且專心的。

當在但尼二十五歲時，對德國宣戰（註六）了。但尼同他的朋友皮隆聽到這消息時，他們正帶着兩加侖酒。比茄頗泰到了在松樹林裏的酒瓶的閃光，他也參加了進去。

當這些酒從瓶子裏消逝後，愛國心在這三個人身上昇起來了。酒剛一喝完，他們便手牽手（爲着友誼與安全）的走下山，進入蒙特里去。在一個徵募站的前面，他們大聲的讚揚美國，並且叫着，要懲處德國。他們咆哮恐嚇着德國的統治者，一直把站上的軍曹警醒了，穿起制服跑到街上來止住他們。他留住了他們。

那軍曹叫他們排在他的辦公桌前面。經過了鄭重的測驗後，軍曹開始向皮隆發問。

「你要參加那一個部門？」

「我說不出來。」皮隆活潑的說，

「我想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人參加步兵，」於是皮隆便被這樣寫了。

接着他轉了對着比茄，他是已經清醒了的。「你要到那兒呢？」

「我要回家，」比茄苦着臉的說。

那軍曹也把他歸入了步兵。最後他對着但尼（他從頭到腳都是昏昏的）。「你要到那

（註六）指上次歐戰而言。

兒呢？」

「啊！」

「我是說，什麼部門？」

「你是什麼意思，『部門』？」

「你能做什麼？」

「我嗎？我什麼都能做。」

「你從前是做什麼？」

「我嗎？我是一個剝驢子皮的人。」

「哦，你是嗎？你能趕多少驢子？」

但尼俯向前去。「你能多少呢？」

「大約三萬，」軍曹說。

但尼搖搖他的手。「騙人的！」他說。

於是但尼便去泰薩斯州在戰時馴養驢子。皮隆同着步兵開到了奧里幹附近，至於比茄，爲要他弄得清楚，送到監裏去了。

當但尼從軍隊裏回家來時，他得知他是一個承繼人，並且能承受一筆產業。那就是他的祖父死後遺留給了他的兩所在小壩的小屋子。

當但尼聽到這消息時，他爲對所有權的責任弄得有些茫然了。在他還沒去看他的遺產之前，他買了一加侖紅葡萄酒，自個兒喝去了一大半。那責任的重壓離開了他，他的最壞的天性又呈現了出來。他大叫，他打破了亞娃拉街上的一家彈子房裏的幾把椅子，他同人打了兩次小然而光榮的架。沒有一個人太注意但尼。最後，他的搖擺的彎腿把他帶到了碼頭去，那裏，在清晨來到不久的時光，那些意大利漁人正穿着橡膠靴走下岸邊準備出海去。

種族的反感，壓仰住了但尼的好天性。他罵那些漁人，「西西里人的私生子，」他這樣叫他們，並且「監獄島（註一）的殘渣，」「狗養的，狗養的」的叫着。他彈着他的鼻子，並且在下身做着猥褻的姿勢。那些漁人僅只冷笑笑，移動了他們的槳，說道：「

註：西西里從前爲流犯放逐地，故有監獄島之稱。

喂，但尼。你什麼時候回家？今天晚上到附近來。我們喝新葡萄酒。」

但尼受到侮辱了。他叫了起來。

他們說，「再見，但尼。今晚上見。」說後他們爬進了他們的小船去，划到外面，開動馬達，開走了。

但尼已經侮辱夠了。他重新回到亞娃拉街去，一面走着一面打破着路邊的窗子，當到第二排房屋時，一個警察抓住了他。但尼是極尊重法律的，這使他平靜下來了。假如他不是剛從戰勝了德國的軍隊中回來，他一定要被判處六個月的徒刑。因為是這樣，法官只是判了他三十天。

於是，但尼便在蒙特里的監獄的監房裏坐了一個月。有時他在牆上畫些猥褻的圖畫，有時他想着他在軍中的生活。在這當中，時間對但尼是極難渡過的。不時是喝一醉而渡了一夜，但由於極大部份的犯罪行為在蒙特里不發生了，所以但尼一直是孤獨的。在最初，臭虫使他很有些苦惱，但當它們常常咬他後，他也變得對它們的咬叮習慣了，他們和平的相處着。

他開始玩起一個譏刺的遊戲來。他捉到了一個臭虫，把它壓扁在牆上，用鉛筆在周圍了一個圓圈，並且題名做「克勞市長」。隨後他捉到別的便題名別的市議會的議員。

在很短的時間當中，一邊牆上全是壓扁了的臭虫，並且每一個都題名做一個地方上的貴人。他替他們把耳朵拉長，添了一根尾巴，並且給他們一個大鼻子同一口濃髭。那獄吏提托萊佛是起了反感的，但他却沒有去控告，因為但尼沒有畫過裁判他的法官，也沒有畫過任何一個警察。他對法律是有着一種極大的崇敬的。

一天晚上，當監裏沒有人了以後，提托萊佛帶着兩瓶酒走到但尼的監房裏去。一小時後，他出去另外再找酒，同時但尼也陪着他。在監中是不舒服的。他們到多萊里屋裏去，在那裏他們買了酒，一直喝到讓多萊里把他們趕了出來。這以後，但尼走上山去到那松樹裏睡着了。同時，提托萊佛搖擺的轉回去，報告說他逃走了。

當明亮的陽光把但尼弄醒時，已經是正午了，他決定藏一整天來躲過追捕。他跑着，並且在叢林後面躲閃着。他在灌木叢裏向外邊窺視，彷彿一個尋獵的狐狸似的。到下午，這滿意了，他走了出來，去做他自己的事。

但尼的事是很簡便的。他走到一個酒店的後門前。「可以給點陳麵包給我去喂我的狗嗎？」他問那廚師。當那容易被騙的人正在包那東西時，但尼偷了兩片火腿，四個雞蛋，一塊羊肉同一個蠅拍。

「有一天我會付你錢的，」他說。

「用不着爲些廢物付錢。要你不來拿我會丟了它的。」

當時，對這偷竊但尼感覺很不錯。假如他們是覺得他在表面上是沒有罪的話。他折回到多萊里店中去，把那四個雞蛋，那塊羊肉同那個蠅拍換了一大杯葡萄酒，隨後便折回樹林裏去弄他的晚餐了。

夜晚是黝黑而陰濕的。霧籠罩着，彷彿是保護着下面的蒙特里似的帳幕，但尼低着頭的向着樹林迅速的奔走去，他看見前面也有一個在急走中的人，當離近了以後，他發覺那是他的老朋友皮隆。但尼是一個慷慨的人，但他想起他把所有的食物都賣光了，只剩下那兩片火腿同那袋陳麵包。

「我得讓他去他的，」他決定了。「他是像一個裝滿了火雞這一類東西的人一樣的走着。」

突然，但尼發現皮隆是緊抓着他的上衣的前襟。

「嗨，皮隆！」但尼叫喊了起來。

皮隆走得更快了。但尼飛跑的追上去。「皮隆，我的小朋友！你走這樣快是要去那兒！」

皮隆不得不勉強的停了下來得着。但尼的態度是謹慎的，但他的聲調却是熱切的。

「我正找你，最親密的小朋友，看吧，我這裏有兩大片好豬肉，還有一袋好吃的白麵包。來同我一齊吃吧，皮隆，小湯糰。」

皮隆聳聳肩。「照你說的，」他蠻野的喃喃的說。他們一齊走進了樹林裏去。皮隆是在爲難着。後來他站住了面對着他的朋友。「但尼，」他愁着臉的問，「你怎麼會知道在我外衣裏面有一瓶白蘭地？」

「白蘭地？」但尼叫道。「你有白蘭地？也許它是有病的老母親的，」他天真的說。「也許你是保存着等我們的耶蘇再來。我，你的朋友，是來想你的白蘭地的方的嗎？我甚至不相信你會有。況且我也不想喝。我決不碰你的白蘭地。你是可以隨意享用我有的燒豬肉的，但至於你的白蘭地，那是你自己的。」

皮隆堅決的回答他。「但尼，我並不是不願同你平分我的白蘭地。我的責任是不能看着你把酒全部喝完。」

但尼把這話題溜過了。「這裏是塊空地，我要弄這豬肉，同時你也要烘這袋里的麵包。把你的白蘭地放在這裏，皮隆。放在這裏好些，我們可以看得見它，並且彼此也看得見。」

他們生了一個火，烤着豬肉、吃着那陳麵包。那白蘭地逐漸的在瓶裏往下降。他們

吃完了後，他們圍近火去，審慎的啜着酒，彷彿衰弱的蜜蜂一樣，霧落下來罩着他們，並且把他們的衣服浸濕了。風在他們四週的松樹中間悲鳴着。

過了一會，一種孤寂的感覺佔有了但尼同皮隆。但尼想起了他的失蹤了的朋友。

「亞塞瑪拉在那裏呢？」但尼問，他把他的手掌翻向上，同時把手臂伸向前去。「在法國死了，」他自己回答他自己，同時把手掌翻向下，絕望的讓手臂垂下去，「爲他的祖國死了，死在一片外國的土地上。那些異國人走近了他的坟墓，但他們不知道亞塞瑪拉是躺在那裏。」他又重新翻起手掌伸起了手。「巴布洛在那兒呢，那善良的人？」

「在監裏，」皮隆說。「巴布洛偷了一個鵝躲在叢林裏；那鵝咬了巴布洛，巴布洛一叫於是便被抓着了。現在他在監裏，一共要在裏面六個月。」

但尼嘆口氣又改變了話題，因爲他發覺他是過多的激起了這唯一的朋友的失望。但孤寂們然壓抑着他，並且要求一條出路。「我們坐在這裏，」他最後開始說。

「——心是破碎了，」皮隆合拍的加道。

「不，這不是一首詩，」但尼說。「我們坐在這裏，無家可歸的。爲我們的國家我們會奉獻過了我們的生命，但現在我們却連住處都沒有。」

「我們從前也不曾有過，」皮隆說。

但尼昏迷的喝着酒，直讓皮隆抓着他的肘而把酒瓶拿了。「這使我想起一個故事」，但尼說，「一個人有兩個妓院——」他的嘴大張了起來。「皮隆！」他叫道：「皮隆！是我那小朋友的小胖母鴨。我弄忘記了！我是一個繼承人的！我有兩所房子。」

「是那兩所妓院嗎？」皮隆有希望地問。「你是一個醉了亂講的人。」他接着說。

「不，皮隆。我把實情告訴你，祖父死了。我是繼承人。我，是那受寵的孫子。」

「你是那唯一的孫子，」那寫實主義者皮隆說。「這兩所房子在那裏？」

「你知道是在小壩的，皮隆？」

「這裏是屬蒙特里嗎？」

「不錯，這裏是屬小壩。」

「那屋子還好嗎？」

但尼感情激動的退了回去。「我不知道。我忘記了他們是我所有的。」

皮隆沉默的坐着。他的臉色變得憂鬱了。他抓了一把松葉放在火裏，看着他們吐出狂熾的火焰與燃盡，他先極渴望的向但尼看了好一會，隨後大聲的嘆氣，並且重覆着。

「現在是完了。」他憂鬱的說，「現在偉大的時代是過去了，你的朋友將是悲傷的，在他們的清晨是沒有什麼會來的。」

但尼放下了酒瓶，皮隆又把它拿起來放到自己的嘴唇上去。

「現在什麼是完了？」但尼問。「你是指什麼啊？」

「這不是第一次，」皮隆繼續說。「當一個人是窮時，他就想：『要是我有錢我一定同我的好朋友平分。』但等他有了錢後，這念頭飛跑了。這便是你，我的從前的朋友。你是生活在你的朋友的上頭。你是一個有遺產的人；你將會忘記那把任何東西同你平分的朋友，甚至連他們的白蘭地。」

他的話使但尼煩惱了。「不是我」他叫了起來。「我決不會忘記你的，皮隆。」

「這是你現在想的，」皮隆冷冷的說。「但到你有兩所房子睡的時候，你將會知道，當你同市長吃飯的時候，皮隆將仍是一個貧窮的派散諾。」

但尼搖擺的站起來靠在一棵樹上。「皮隆，我發誓，我所有的便是你所有的。我有一所房子，你有一所房子。拿給我喝一口。」

「我得看見才相信，」皮隆以一種懷疑的聲調說。「要是這麼樣，那一定全世界都驚奇，人們準從一千哩以外跑來看這事。還有就是酒瓶已經空了。」

律師在第二所屋子的門口同他們分別，「爬進他的福特，嘟嘟的開下山向蒙特里去了。」

但尼同皮隆站在那沒有漆過的柵欄前面，感嘆的看着他的產業，一所矮小的石灰都剝落了的屋子，沒有窗帷的窗子是空虛而昏暗的。在走廊上有一大叢卡斯提玫瑰，他祖父所種的天竺葵是同屋前的空地上的雜草混生在了一起。

「這是兩所中最好的，」皮隆說。「它比另一所大些。」

但尼手裏拿着一把新的鑰匙。他提起足跟的走上那搖動的走廊，打門了前門。那正屋是正同他祖父還住在裏面的時候一樣：那一九〇六年的紅玫瑰日歷，那束紅色的紙玫瑰，那些成串的塵埃滿佈的胡椒同大蒜，那緊密的爐子，那些破了的搖椅

皮隆向門裏看進去，「三個房間，」他屏着氣的說，「一張床，一個火爐，住這裏我們會快活的，但尼。」

但尼小心的走進屋子去，他懷着對祖父的一些痛苦的記憶。皮隆突然跳到他前面，跑進廚房去。「一個水缸，一個龍頭，」他叫道。他去轉那開關，「沒有水。但尼，你得找公司來放水。」

他們站着微笑的互相看着。皮隆發現那有了財產的煩惱已經出現在但尼的臉上。在